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格列佛游记

GELIEFOYOUJI

(英) 斯威夫特 著

代继超 郑峰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书



格列佛游记

GELIEFOYOUJI

(英)斯威夫特 著

代继超 郑峰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Swift,J.)著;代继超等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2008.11第2版)

ISBN 978-7-212-02964-7

I. 格… II. ①斯…②代…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7177号

责任编辑:李莉

封面设计:泽海

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著 代继超 郑峰译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1118号出版传媒
广场8楼

邮 编:230071

发 行 部:0551-3533258 3533268 3533292(传真)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40千

版 次:2008年11月第2版 2010年6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2964-7

定 价:8.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Sehefouyiv

目 录

格列佛游记

第一部分 小人国游记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1)
第七章	(39)
第八章	(46)

第二部分 巨人国游记

第一章	(52)
第二章	(64)
第三章	(70)
第四章	(81)
第五章	(86)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00)
第八章	(104)

第三部分 飞岛游记

第一章	(115)
第二章	(121)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132)
第五章		(138)
第六章		(144)
第七章		(147)
第八章		(150)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59)

第四部分 慧駟国游记

第一章		(161)
第二章		(167)
第三章		(173)
第四章		(177)
第五章		(181)
第六章		(187)
第七章		(193)
第八章		(199)
第九章		(204)
第十章		(208)
第十一章		(212)
第十二章		(215)

第一部分

小人国游记

第一章

作者简述了自己的出身以及家庭情况——出外游历的最初动机——海上失事，泗水逃生——小人国海岸脱险——被人俘获，押解到内地。

我的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菲薄的产业，家中有五个儿子，我是老三。在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到了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在伊曼纽尔的三年里，我心无旁骛，埋头钻研学业。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因此我就到了伦敦最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做学徒，这一学就是四年，拿做学徒的钱来补贴我的生活。

我喜欢远行，我的许多梦想之一就是外出旅行。父亲有时会寄一些小额的款项给我，我就把这些钱全部用来学习航海和数学中的一些相关学科，这些对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这样我就为自己今后的旅行做了一些准备。我始终相信，终有一天我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学业完成后，我回家省亲。父亲和几个亲戚伸出了援助之手，凑了四十英镑，并答应每年资助我三十英镑以供我到莱顿读医学。我知道医学对长途航行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莱顿我一共待了两年零七个月。

从莱顿归来之后，经贝茨先生推荐，我成了亚伯拉罕·潘耐尔

船长率领的“燕子号”商船上一名随船的外科医生。在“燕子号”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曾多次去过里凡特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后来，贝茨先生又鼓励我在伦敦住下来，并且给我介绍了一些病人。于是我就在古老的周瑞街的一个小院子里租了几间房。当时，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劝我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样我就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活，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家的二姑娘玛丽·伯顿成了我的新娘，而且还给我带来了四百英镑的嫁妆。

但是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尊敬的贝茨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朋友很少，又不愿像同行一样昧着良心胡来，生意就一天不如一天，渐渐萧条下去了。我就和妻子及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定再度出海。六年里我先后在两条船上做外科医生，多次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也因此积累了一些财产。由于我和书籍比较有缘，总能得到不少。这样，在闲暇时间里我就阅读了许多古今非常优秀的作品。每当船靠岸的时候，我就到岸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好像在这一方面比较有天赋，学起来比较容易。

由于在海上生活的时间过长，而且最后一次航海又不是很顺利，所以海上生活对我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就想和老婆孩子过几天安稳日子。我们从原先的地方搬到了脚镣巷，后来又搬到了威平，想着可以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结果情况不尽如人意。时光流逝，一晃三年就过去了，眼看着时来运转已经无望了，恰好“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策船长准备聘请一名随船医生，而且待遇优厚，于是我就和他一起到南太平洋一带航海。

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英国南部的一个叫布里斯托尔的海港开始了我们的旅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航行一帆风顺，但后来情况却不那么妙了。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海上历险的一些细枝末节就不告诉大家了，以免混淆视听，大家只要了解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在去东印度群岛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强风暴，结果被带到了万迪门兰的西北方，当时的位置大约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恶劣的饮食和过度的劳累使十二名水手丧生，其余人的身体也十分虚弱。

十一月五日，那一带正值初夏，大雾弥漫了整个天空，能见度

很低，等船员们发现礁石时，为时已晚，它离船只有半链，再加上风势太猛，根本来不及躲避。我们的船被刮得直撞上去，船身立即触礁碎裂。我和其他的五名船员一起将救生艇放进海里，拼命地逃离大船和礁石。

由于我们在大船上时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估计大约划了三英里远，就体力不支，再也划不动了，只好任由惊涛骇浪的摆布；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阵狂风忽然从北边吹来，小船一下就被掀翻了。我的难友们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仍在大船上的人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可我断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至于我自己，只能随着风浪，听天由命地游着。我疲乏的双腿不听使唤地往下沉，可总也探不到底。当我无力挣扎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淹没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的时候，忽然觉得水好像没有那么深了，风暴也大大地减弱了。海底的坡度不大，我差不多走了一英里多才来到岸上，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稍事休息我又竭尽全力地向前走了大约半英里。我太虚弱了，一路上没有发现任何有房屋或居民的迹象。疲惫、炎热以及离船时喝的白兰地现在全部向我袭来，因此极想睡觉，我就在短短的、软绵绵的草地上躺下来，沉沉地睡去了。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睡得如此酣甜香沉过，这一觉睡了八九个小时，醒来时已经天亮了。我想爬起来，但是浑身肌肉都不听使唤，当时我是仰面躺着，这才发现胳膊和腿部被牢牢地拴在地上，从腋窝到大腿都有绳子绑着，连我那浓浓的长发也没有放过，全被缚在地面上。

我无法动弹，只能仰面躺着。太阳开始热起来了，耀眼的光芒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听见周围一片嘈杂声，也只能面朝天空。过了没多久，我觉得在自己的左腿上好像有一个生物在蠕动，还轻轻地向前移，翻过了我的胸脯，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我尽力地往下看，竟然看到了一个不到六英寸、手持弓箭、背着箭袋的人！与此同时，我估计在他身后至少还有四十个像他这样的人跟着。

这种景象太让我惊奇了，我大吼起来，把他们吓得四散奔逃，掉头就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有几个慌不择路，从我腰间往下跳，

竟然摔伤了。不过，平静之后，他们很快又都回来了，其中一个竟然敢走到能看清楚我整个面孔的地方，双手高举，抬眼仰视，面露惧色，用尖厉但很清晰的声音大声喊道：“海琴那·德古尔！”其余的人又重复了好几遍，那时我根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大家可想而知，我这么一直躺着可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情。后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很幸运，绑着左臂的绳子竟然被我扯断了，固定的木钉也被我拽了出来。我把左臂放到眼前，发现了他们绑我的方法，我又用力一扯，觉得疼痛难忍，但是左边绑着的头发也松了一些，这样我的头就可以稍稍转动大约两英寸的光景。还没等我腾出手来抓住他们，他们却又一溜烟地跑了，然后又传来一阵阵齐声的尖叫，喊完之后，又听见其中一个用尖厉的声音喊道“托尔哥·奉那克”。同时感到我的左臂有针刺一样的疼痛，上百支针一样的箭射中了我。随后，他们又像欧洲人放炮弹一样向空中乱射了一阵，其中有许多射在了我的身上，还有一些落到了我的脸上。我本能地用左手去遮挡，虽然箭很小，但是这阵箭雨也让我经受不住呻吟了起来。

接着，我再一次试图挣扎着要脱身，结果遭到了比上一次更加猛烈的袭击，甚至还有人试图用长矛来刺我的腰。幸好我的米黄色皮背心救了我，他们刺不穿。既然挣不脱，我想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按兵不动，乖乖地躺着，心里暗自盘算，如果能挨到天黑，在我左手已经获得解脱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很轻松地获得自由了，而这些当地的居民，都是这般大小的话，即使他们将最精锐的部队调过来，我想也是不足为惧的吧！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当这些人发现我安静下来之后，果然停止了攻击，但是周围的喧闹声却越来越大，我想大概是人越来越多了吧。在我的右耳不足四码的地方，我听到敲敲打打地闹了有一个多小时，应该是有许多人在干活。我尽力地在木钉与绳子允许的范围内转头过去，才惊异地发现地上已竖起了一个平台，大约有一英尺半高，上面能容下四个人，旁边还有两三副可供攀登的梯子。

平台上站着几个好像很有身份的人，其中一个看来是身居要职的人，正在滔滔不绝地向我说着些什么，可惜的是我一个字也听不

懂。哦，对了，我应当先声明一下，这位要人在演说前，一连喊了三声“朗哥罗·德胡儿桑”（后来，他们把这些话还有前面说过的话又重新说过，并且向我作了解释）。他一讲完，立刻就上来了五百多个居民，割断了我头左边的绳子。这样我的头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也可以看清说话的那个人的面容和手势。他看上去是个中年人，身材比我的中指略长一些，另外几个人是他的侍从，其中一个，正在替那个人整理拖在身后的衣服，其余两人分立左右扶持着他。

他演说家的派头十足，看得出来他对我用了不少威胁的话语，也有一些表示友善的话语和诺言。我态度恭顺地举起左手，目视太阳，请它做我的见证，答了几句以表示我的忠诚。因为离开商船到现在已经好多个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我滴水未进，饥肠辘辘，这种强烈的生理要求简直难以忍受，我也就顾不了什么礼节礼仪了，急不可待地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嘴巴，表示自己要吃东西了，那位“霍够”（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们对有身份的人的称呼）好不容易弄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从平台上走下来，让手下人在我的身体两侧竖了几副梯子，一百多位居民组成了一个食物送输队，将盛满肉和食物的篮子向我嘴边送来。这些东西是国王陛下得知我的情况之后，下令快马加鞭地送到我这里来的。我仔细看了一下，其中有好几种动物的肉制品，不过从味道上却分辨不清楚，看样子好像是羊的肩、腿和腰部的肉，味道好极了，就是太小了，好像百灵鸟的翅膀，我一口可以吃两三块。他们的面包也做得很小巧，好像步枪子弹一般大小，我一口塞三个还不够。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对我的胃口吃惊之余，也加快了食物的供应。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阵之后，我又向他们示意我要喝水，也许是从我吃东西的情况得到了启发，明白少量的水根本不够我饮用。

这些居民非常聪明。他们动作娴熟地吊起了一只最大号的木桶，接着把它滚到了我的手边，打开桶盖。我易如反掌地一饮而尽，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味道比法国勃坎产的淡味葡萄酒还要正宗得多。看我喝得如此香甜，他们又为我弄来了一桶，又被我如法炮制，一饮而尽，并且还意犹未尽地表示自己还想要，可惜的是他们

已经拿不出来了。

这些很平常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奇迹了，所以我表演完这些奇迹之后，他们竟然欢呼起来，在我的胸脯上欢呼雀跃，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海琴那·德古尔”。他们向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让我把这两只桶扔下去，但是要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高声喊“博拉契·咪浮拉”。当两只桶在空中飞行时，他们又喊的是“海琴那·德古尔”。

他们在我身上来来回回地走动时，我得承认，一想起我刚才吃的苦头，我非常想把最先走近我的四五十个一把抓住扔到地上去。不过，那也许不是他们最厉害的手段，而且我也答应过要敬重他们（这应当是对我当时恭敬态度的最好解释）。一念及此，我马上打消了刚才的念头。话又说回来，他们如此隆重而又大张旗鼓地招待我，我也应当以礼相待。同时，我又觉得很奇怪，他们的胆子也挺大的，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我的一只手已经恢复自由了吗？他们还敢在我身上和旁边走来走去。和他们比起来，我无疑是个庞然大物，可是见到我，他们居然毫无惧意，连抖都没有抖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吃得差不多了。他们看我不再要吃的了，就带了一位钦差大臣来到我面前。这位钦差大臣带了十二三个侍从，沿着我的左小腿攀登上来，径直来到我脸前，拿出了一张盖有御玺的证书，递到我眼前，虽然神情坚决地讲了大约十分钟的话，但是并不显得愤怒，并且不停地用手指向前方。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指的是半英里外的都城。国王已经召开了御前会议，一致通过要把我押送到都城去。我试着回答了几句，不过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又用自由的手做了一个手势，用左手拉了一下右手（为了避免伤及他和他的随从，我的手从钦差大臣的头顶轻拂而过），又拍了一下头和鼻子，意思是说还我自由之身。

他好像是弄清楚了我的意思，因为他摇了摇头，应当是表示不同意，并用手势告诉我：只能当成俘虏被运走。但是，同时他又表示，我去了之后会享受很高的待遇，酒肉管够。话是这样说，自由毕竟是可贵的，我又想尝试着挣脱束缚了。但是我脸上和手上的箭

伤还在隐隐作痛，有的已经溃烂成疮了；另外还有许多的箭头扎在我的身体里面。同时，对方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只好表示妥协，听任他们处置。

这样，“霍够”和随从们才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不久，就听见人群在喊：“派布龙·塞兰。”然后我就觉得有许多人在我左边为我松绑，这样，我的身子就能够转向右边。实在忍不住，我就撒了泡尿放松了一下。这举动令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注视着我的举动，猜测着我要干什么，谁料到一股又响又猛的洪流冲得他们左躲右闪，狼狈不堪。

在我酣畅淋漓地撒尿之前，他们在我的伤口处涂了一层味道很香的药膏，没过几分钟，所有的伤口全都愈合了。精美的食物、香气扑鼻的药膏、醇正的葡萄酒，使我恢复了元气，又不知不觉地昏睡了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一觉我睡了足足有八个小时，因为国王命医生配制了一种安眠药掺进了酒里，不过这倒并不让人觉得惊奇。猜测起来肯定是我一上岸就有专人报告了国王，所以他早就知晓了这件事，于是连夜商议如何绑缚我（这肯定是我夜里昏睡时干的）以及送给我食物，并准备一架特殊的机器将我押往都城。这个决定有些过于冒险了，同样的情形，放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会这样做的。

不过，这件事他们做得很慎重，同样又显得宽宏大量，因为，他们可以在我睡熟并且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矛和箭刺杀我，那么我一旦感到疼痛，肯定会惊醒，也许会在盛怒之下挣脱绳索。那时，虽然他们无还手之力，我也不会心慈手软而手下留情的。

这里的人都有数学天赋，并且有国王的鼓励与支持，在机械加工方面他们的知识也极尽完美，国王本人对学术也非常崇尚。他有好几台带有轮子的机器，用来装载树木和其他的一些重物。他常在盛产木材的森林里制造战船，最大的长达九英尺；完成之后，就用这些装有轮子的机器把它们运到三四百码以外的海上去。这一次他们动用了大约五百名木匠和机械师马不停蹄地建造最大号的机器，那是一座装有二十二只轮子，长约七英尺、宽约四英尺、离地三英寸

的木架子。看来制作这个机器很不容易，他应当是在我上岸后四小时开始动工修造的，机器运来之后，引起了一阵欢呼。

机器被推到了我的身边，和我的身体保持平行，不过麻烦的是怎样把我这个庞然大物弄上去。为此，他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然后用绷带将我的脖子、手、脚和身子都捆绑起来，再用结实得像包扎线一样的绳索，一头绑在木柱顶端的滑车上，一头用钩子钩住绷带，九百名身强力壮的汉子一齐拉动起绳索。这次比较快，用了不到三小时时间，我就被他们吊起来放在车上捆了个结实。

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的。由于酒中的催眠药药性发作，在他们干活时，我却呼呼大睡，毫无知觉。然后他们用了一千五百匹强壮高大的御马，每匹都有四英寸多高，拖着我向半英里外的都城走去。约莫四小时之后，我被一件可笑的事情搅扰了好梦，原来车在行进过程当中突然坏了，需要修理，被迫停了下来。几个好事的士兵偷偷地溜上车想看看我睡着的模样。他们轻手轻脚地来到我脸旁边，其中一个卫队长模样的人恶作剧似的把他的短枪伸进了我的鼻孔，像一根草一样，弄得我鼻孔直发痒，猛地打了几个喷嚏，吓得他们连忙偷偷地溜下车去，还没有被人发觉。我当时还纳闷怎么会突然醒过来，大约三个星期后，我才明白当时的情况。

我醒了之后感觉到我们又走了很长的路。天黑下来休息的时候，我左右分别站了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一半手拿着弓箭，一半手持火把，当然不是为了保护我。只要我有想动的意思，他们就会立即攻击我。

翌日，旭日东升，我们又继续赶路，中午时分，就到了离城门不足两百码的地方。国王亲率满朝文武出来迎接，但是他的护卫们坚决不允许国王冒险爬到我的身上来。停车的地方据说是一座全国最大的古庙，几年前一起惨无人道的凶案曾发生在这里，当地这些虔诚的人看来这是对神灵的侮辱，于是就把这里的用具另移他处，此地就成了一个一般的公共场所。他们决定把这所庙的大厅作为我的栖身之所，大厅的北面有一扇约两英尺高、四英尺宽的大门，我可以很方便地爬进爬出，门的两侧各有一扇离地六英寸左右的小窗。

国王的铁匠们把九十一根像欧洲妇女表链子粗细的铁索从左面的窗口拉进来，再用三十六把大锁将我的左腿锁在铁链上，寺庙的对面，路的另一边大约二十英尺的地方，有一座高五英尺的塔楼，从那里可以看清楚我这里的情况。国王和大臣们就登上此楼，以便瞻仰我的风采。但是从我这里却看不到他们，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估计出城来观赏我的有十余万人次。虽说有许多的卫兵护着我，但是仍有不下万人沿着梯子爬上了我的身体。不过没过多久国王就颁布命令禁止了这种行为，违者以极刑处死，当工人们发现我没有挣脱的可能时，就将捆绑我的绳子全部砍断，这样我就可以站起来了，但我平生从未像现在这么沮丧过。

不过，我的起身走动又引起了一阵喧闹，人们的惊讶简直令人难以形容。我的左腿上拴着的铁链大约有两码长，这样我在一个半圆的范围内就可以自由地走动。另外，拴链条的地方离大门才不到四英寸，因此我可以爬进庙里去，伸直身体在里面躺着休息。

第二章

几位贵族陪着利立浦特国王前来探望在押的作者——描写国王的穿着与仪态——国王命几位学者把当地的语言及习俗教授给作者——国王非常喜欢作者恭顺的性格——他衣袋中的匕首和手枪被没收。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站了起来，伸了伸懒腰，看了看四周。周围的景色简直美不胜收。我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这仙境般的景色。广阔的田野一望无垠，圈起来的田地每块大约有四十英尺见方，就像一个个美丽的花园，茂盛的树林穿插在田地之间。城池在我的左边，样子如同戏院的布景一样精致和小巧。

但是，有一件难堪的事情影响了我观赏美景的心情。我已经憋了好几个小时的大便，憋得我难以忍受，这也不奇怪，因为我已经整整两天没有解手了。我又急又羞，又不能就地解决，只好爬进屋

里去，关上门，走到链子的极限，急不可待地排除了体内那些不舒服的负担，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排泄。在此请各位读者多多包涵，大家只要周密实在地考虑一下我当时的处境和所受的痛苦，就会谅解我的苦楚，而且这样的事我就做了这么一次。

从那以后，我每天一大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拉着链子到外面的僻静处解决此事。不过，这也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每天一大早，在人们外出之前，两位专职的清洁工就会用手推车把这些秽物运走。我的对手乐此不疲地用这件事和别的事来责难我。我要辩白一下，其实我这个人比较爱好清洁的，否则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不值得啰唆半天。

这件事处理完了之后，我又重新走出了庙宇，因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很有必要的。巧的是国王此时已从塔楼上下来，骑着马向我走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却差点为自己的这种举动付出了代价。国王的马虽然受到过良好的训练，但是看见我像一座大山一样在它面前走来走去，非常不适应，还受了惊吓，前蹄悬空而起。国王的骑术不错，在马上稳稳地坐着，侍卫们连忙跑来拉住马缰，国王虚惊一场。

下马之后，他表情惊讶地绕着我走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遍，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也就是保持在链子长度以外的范围活动。完毕之后，他就设宴款待我，下令他的厨师和侍卫们将酒菜送到我的面前供我享用。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命令一下就马上把食物用一种轮车推到我能够拿到的地方，装满肉食的车有二十辆，盛满酒的车有十辆。我两三大口就吃掉了一辆辆车上的肉，每辆酒车的酒用十个小陶罐装着，我把他们倒在一起，一饮而尽。其余的几车我也是如法炮制，打扫干净。

王后和王族的其他的年轻男女皇族们，在许多贵妇人的陪伴之下，坐在离我稍远一些的轿子里。不过国王的马受了惊吓之后，他们就纷纷走下来，分立国王左右，站定之后，我就看清楚了国王的容貌，请大家看看我的描述：他身材修长，要比其他的大臣官员们高出约有我的指甲盖那么长，仅此一项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他

的容貌雄健威武，嘴唇长得像奥地利人，鹰钩鼻子，古铜色皮肤，面容坚毅端庄，举止文雅，谈吐不俗，态度庄严，年龄在二十九岁左右，正值壮年，登基七年，国泰民安，身经百战，战无不胜。为了把他看得更清楚，我躺下来，侧着身子和他面对面，他离我大约有三码远。我的描写是客观而真实的，后来我曾多次把他托在我的掌中。他着装非常简朴，式样应当是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一顶饰满珠宝、用黄金打制成的头盔端正地戴在头上，盔顶插有一根羽毛，手握一把出鞘利剑，随时防备我挣脱束缚，这样他就可以用剑来以防不测。剑长约三英寸，金子打制的柄和鞘上全部镶了钻石。他尖细的嗓音清晰而又嘹亮，即便是我站起身来也同样可以听得很清楚。

国王的侍从和那些贵妇人衣着华丽、光鲜，站在那里仿佛地上铺了一条锈满小金人和小银人的裙子。国王不时地向我发话，我也稀里糊涂地应答着，但彼此都弄不清楚对方在说些什么，事情毫无进展，国王就命令几名衣着像是牧师和律师的人来和我交流。我就用自己略通皮毛的各种语言与他们沟通，其中包括荷兰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甚至阿拉伯语，但是都毫无用处。

折腾了大约两个小时，国王带来的人纷纷离去，不过把那支强大的卫队留在了我的身边，以防止那些刁民无礼，甚至是恶意的举动。但是好奇的人们仍然急不可待地往城周围挤，胆子大的甚至想挨着我，有人竟然冒失地向坐在门口的我放冷箭，差点射中了我的左眼。领队的军官平息了混乱，抓住了六个为首的，并且把他们捆绑起来交给我来处罚，这再合适不过了，他的士兵用枪托把这六个人逼到我可以够得着的地方。

我用右手轻松地将他们抓住，把其中五个放入上衣口袋里；至于第六个，我做出要生吃的样子，吓得他像可怜虫一样号啕大哭。上校和士兵们也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当我把小刀拿出来时，更是惊恐万状。不过，我做出了一个让他们放心的举动，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用小刀割断了绑着他的绳子，然后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着地之后，他撒腿就跑。其他的几个也是一样的待遇。我的这个举动，出乎他们意料，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宽宏大量感激涕零，连